

## 对“出口成伤”，你可以选择不原谅

□ 陈艳涛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回里，宝玉和黛玉之间闹了别扭，刚刚和好。两人一起去了贾母房中，这时候宝钗也在，宝玉开启了尬聊模式。他问宝钗为什么不去看戏，宝钗说因为她怕热，宝玉搭讪笑道：“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，原也体丰怯热。”

不料此言一出，宝钗大怒。她用了三连发的动作狠狠回敬了宝玉。

先是冷笑回怼：“我倒像杨妃，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！”

第二次发力，是一个小丫鬟撞上枪口，开玩笑问宝钗要她丢失了的扇子，宝钗厉声指着她说：“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，你该问他们去。”吓得小丫鬟跑了。这番指桑骂槐，让宝玉“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”。

黛玉看宝玉奚落宝钗，心中着实得意，也想趁机取笑一番，却被宝钗的疾言厉色吓住，改口问宝钗听了什么戏。宝钗看黛玉面有得意之色，又借《负荆请罪》的戏名讽刺宝黛二人之前闹出大动静的争吵又和好，让宝黛二人“越发不好过了”。

宝钗之所以极为罕见地大怒，且再三敲打宝黛二人，一是宝玉语出伤人，他评价宝钗“体丰怯热”，在明清以瘦为美的时代，无异于当众揭短；另外，杨玉环是当时市井中流行的野史艳书主角之一，声名几乎算得上不堪。宝钗又刚经历选秀失败，听到宝玉的话会大怒，也在情理中。

我们身边常有一些容易出口伤人的人，或是因为智商、情商堪忧，或是因为嘴比脑子跑得快，总是无心之失，伤人到底。

民间有一种对出口伤人的辩解，是“刀子嘴，豆腐心”。但人海茫茫里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和机会见识到“刀子嘴”之下的“豆腐心”。被语言霸凌也是霸凌，被“刀子嘴”伤害也是伤害，对这样的“伤”，你是否要选择原谅？

心理学博士陈海贤曾经分享过一个经历。

在参加一个团体时，他遇到一位“刀子嘴”的女士，经常犀利地攻击别人。在被连续攻击几次以后，陈海贤忍不住回了一句：“你说话真的很伤人。”这个回应让

那位女士愣了一下。

第二天，这位女士当众对他说：“趁我还有勇气，我要向陈海贤道歉。”接着，她说了一段很真诚的话，并渴望获得更好的关系。当时，所有人都看着陈海贤，期待他能温暖地回应这番话。但在短暂的沉默过后，陈海贤坚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”他解释说：“我想用拒绝告诉你，不是所有的伤害，都可以用道歉来弥补。”

没想到从那以后，那位女士变了。感觉到被拒绝的震惊和尴尬之后，她学会了自省和改变——拒绝原谅，有时会比无限包容更能带给一个人成长。

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为负责，当你图痛快、图解恨，不顾“良言一句三冬暖”，硬要“恶语伤人六月寒”时，就要知道一切都会有相应的代价。我们拒绝轻易原谅，并不是心胸狭窄，而是让每个人知道人与人交往时的界限和法则。不轻易原谅，正是为了相互的提醒和成长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生 活

## 向假货学道理

□ 秦嗣林

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这句话出自《红楼梦》。人生有真有假，不应太过执着于真假问题。

这么多年的当铺工作做下来，我发现来找我鉴定的人，通常手上拿着假物的概率较高。但有趣的是，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手上的东西是假的，甚至比贩售此物给他们的人还坚信东西是真的，这一点实在奇妙。

例如，一位客人买了一个宣德炉，不仅夜晚常拿出来把玩，还四处看书研究，简直已经到了能够出书的程度。当他把宣德炉拿来给我鉴定时，滔滔不绝地说了20分钟，说它有多神奇，夜晚还会发光，肯定是真品中的极品……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，却被他执着的态度折服，话一直哽在喉头说不出口，不禁感慨：假货竟然比真物更有学问。

戳破别人的美梦是一种罪过，但我又不能不说真话。其实，这位客人所犯的错误很常见，在做功课时，不应该只针对该宝物查找资料，更应该对该宝物的“时代背景”做研究。举例来说，很多人拿20厘米见方的“汉玺”让我鉴定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因为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玺只有3厘米见方，20厘米见方的玺是明清才出现的。只要搞懂时代背景就能很快知道真伪。

当然，假的东西会被说成真的，自然也有真的东西可能被说成假的。有时候，我委婉地以“你的东西和故宫的不一样”来暗示对方的东西是假货，没想到对方却回答我：“故宫那个可能是假的。”我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这东西来得不易啊。”接着就说了许多故事，十分精彩。只是当我继续追问他如何知道这些故事时，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应：“卖的人跟我说的啊。”

人有七情六欲，该如何避免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状况在自己身上发生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“看轻、看淡、不执着”。

不要按图索骥，看书买古董，那不过是盲人摸象，抱着寻宝的心态，就很容易把假货当真品；应该抱着学习的心态，怡情养性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买到假货也无伤大雅，何况，也有可能会买到真品呢。

怎么说呢？举例而言，我很喜欢买彩票，过年时节送人，有时搭出租车也会送给司机，但我从来不冀望会中大奖，这就是标准的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。大多数人买不到真货，因为真的古董要花很多钱，还需要一点缘分才能得到。

缘分很重要，我曾经遇到一位拾荒人，他捡了一堆古画找我鉴定，结果其中一幅水墨画竟然是“南张北溥”的溥心畬的真迹，市价高达二三十万元。所以，切记不要从“一定会买到宝”“愈看愈像宝”的心态出发，不可太执着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点 滴

## 生活的底子

□ 詹政伟

很多时候，我告诫自己，你既然喜欢说话，那就多跟自己说话，和自己说话可避免许多口舌。但在是非面前，我始终无法保持沉默，因为一沉默，往往助长别人的嚣张。我不但不沉默，还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给对方一拳，那是致命一拳，足以让他长点记性。

哎，说起来，我喜欢粗糙一些的东西，反感质地细腻、温润的东西，那样的东西，抓在手里会有距离感和滑腻感，总不那么贴心贴肺。

是的，这是我生活的底子，却是实实在在分着高尚与低级的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## 责人易，非己难

□ 黄小平

主人喜欢猫，也喜欢鱼，于是在家里养一只猫和几条鱼，并把它们养在同一个房间。一日，猫把鱼给吃了。主人十分恼火，把猫暴打了一顿。猫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蜷缩在墙角，主人见猫一副可怜的样子，心里后悔起来。这时，他似乎听见猫在向他诉说着满腹的委屈：“你只打我，怎么不打你自己呢？”

“鱼是你吃的，祸是你闯的，不打你打谁呢？”主人在心里对猫说。

“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？”主人好像听见猫在对他发起责难，“你明知道我爱吃鱼，禁不起来自鱼的诱惑，却把鱼和我养在了一起，是你疏于防范，纵容了我，加害了鱼。”

主人想想，也在理。但世间的人，总是“责人易，非己难”啊！

——摘自《肥东晚报》

## 不响

□ 高伟

前一段的热播电视连续剧《繁花》里有个词叫“不响”——这个词在原著中出现了一千多次。处处“不响”的《繁花》，随着电视剧的播放彻底叫响了。

不响，原本形容物品或设备的声音，如果某物“不响”，就是说它没发出任何声音。在王家卫镜头下和诸多演员的演绎中，不响，不仅代表沉默，更是一种留白。王家卫说：“凡是我不想讲的、不能讲的，或是讲了为难自己、为难别人的，‘不响’。我只讲我能讲的、我想讲的、我讲得好的。”

王家卫在导演中不响。胡歌在演员中不响。金澄宇在作家中不响。这正是我一直喜欢他们的原因。我喜欢不响的人。在人群中，我也乐得去做一个不响的人。

人是群居动物，响，本是群居动物沟通思想情感的媒介。何谓响？马嘶虎啸鸟鸣人语是也。人类的文化与文明最初是通过语言构建的。因为文化与文明的链接，取长补短，偌大的地球如今已变成地球村。语言在其中的建树不可低估。

人之初，我对人间的语言抱有好感。13岁那一年，我觉得认识了所有的字，理论上我可以明晓所有的话。那么，我就可以走遍天下，去交遍天下朋友。长大了才知晓，语言有时代表某种话语权和价值观，话语权的争夺和价值观的对峙比枪炮制造的战争更为惨烈。

我喜欢上海，去上海旅游的频率很高。我喜欢去蹭一蹭上海低调中的奢华。在上海话中，“不响”包含了多种含

义，如不同意、不相信，或是不愿意发表意见，只是静静地倾听对方的诉说。一位成功的上海商人跟我说：“谈判时要有一种留白，越是激烈的时候越需要有静默的时刻。这种静默就是不响。”

不响，不是对抗与敌视，而是山水画卷中独钓寒江雪的留白。

不响，还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认知是完全正确的。我每天都在给自己的纠偏。所以，我从不把自己并不准确的观点转达给别人。我不响。

我早就开始喜欢不响。不响的人，不响的心境。互相不认识的人，因某种机缘而待在一起，我就会把最好的那个印象，给那个最不响的人。

作为一个诗人、写作者，我迷恋夜晚的宁静。家人体息了，我一声不响，走到窗前，看眼前的风景，宽夜不响，星光不响，大地不响，海天不响。大街上空无一人，故事不响。地球偌大，是我一个人的，地球不响。每一天，我都有一个人的天地苍穹。这个不响是从地球的肚子里为我一个人生出来的。我多么阔绰呵，像个首富。

要响，就是在诗歌中、文字中、在与某个人的单独交流中，尽情地响。那是思想的流通，灵魂的碰撞。在亲密关系中，可以尽情地响。谁能在亲密关系中把废话说得山响，响一辈子而乐此不疲，谁就拥有了一种了不起的思想与感情。

家里用煤气烧着水。水开始响，水越来越响，水响到最大声后不响了。我知道，水开了，水就不响了。生命亦然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投稿邮箱:dtwblz@163.com



中共大同市委主管主办 大同日报社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  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  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  
单月订价:21.5元